



走一趟最重要的

中國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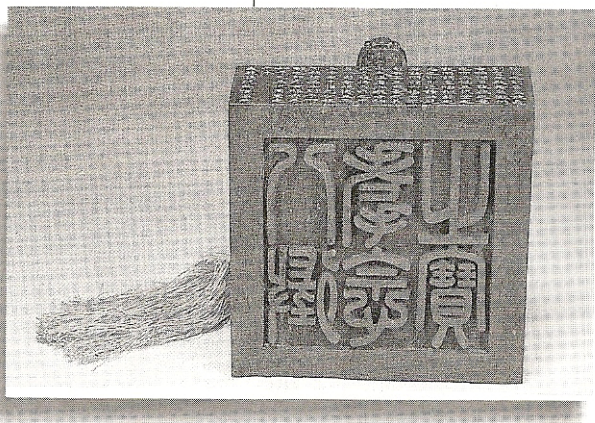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



讀讀印章也有趣

陳瑞玲

1. 東吳大學歷史系畢
2. 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畢
3. 台北醫學院通識科講師



●乾隆的大印章「八徵耄念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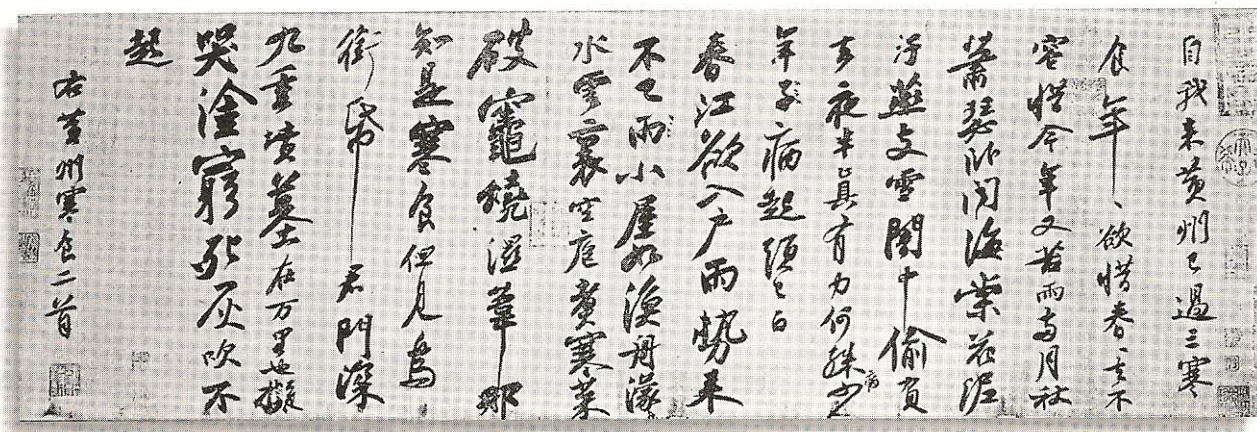
前兩天上故宮看展覽遇到一對情侶，兩人手牽手非常親密，當他們靠近時我聽見男孩非常熱心的為女友導覽，女孩問他為什麼作品上有這麼多紅印章，他說所有的印章都是乾隆皇帝蓋的，弄得作品亂七八

糟，應該抓去槍斃！看著女孩崇拜的眼神，我覺得亦喜亦憂，喜的是有人選擇到博物館約會真好，憂的是她如果真信了這個男孩說的，乾隆皇帝也就太可憐了。

其實，印章在中國有長遠的歷史，代表一種身份的表徵，譬如公文就需要官印，而作為收藏證明之用大約早在南北朝開始。宋代起收藏家就流行將自己的姓名印或是收藏印蓋在作品上以表示曾經擁有某件作品，所以這些印章可以視為收藏家的足跡，透過它經常會發現作品流傳的故事。

「寒食帖」的收藏史

例如故宮一件號稱為天下第一蘇東坡的書法作品「寒食帖」，就蓋滿了歷代收藏者的章，提供作品一千多年來流傳的歷史。回顧起來一清二楚：作品自蘇東坡書寫完成之後，輾轉給了一位與蘇東坡、黃庭堅有關係的友人張氏，透過一方「荊湖南路轉運史」的印章，我們可以知道數十年後的南宋時代它到了一位轉運史的手中。進入元代，當時最有名的收藏家張金界奴蓋了兩方



●蘇軾 黃州寒食詩卷 台北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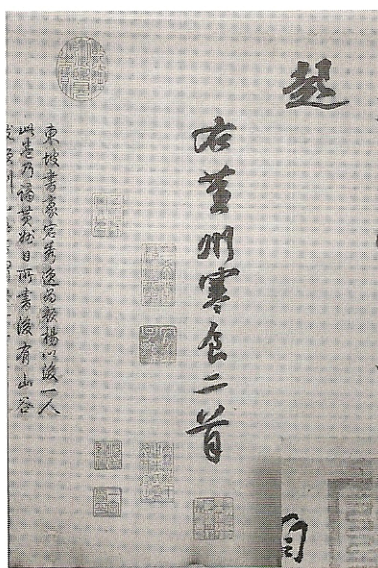
收藏印「張氏珍玩」、「北燕張氏珍藏」，幾年後，張金界奴把作品送給皇帝，被蓋上「天曆之寶」的大印章，一直留在宮廷內，直到明代的大將軍徐達衝進元的首都，將這件作品納入明宮廷的收藏，蓋上宮廷的收藏印「司印」半印為止。

作品後半有顆「韓世能印」，韓世能是明代末年大藝術家董其昌的朋友，他將此作借給不少藝術圈的朋友觀看，影響當時很多書法家。到了清代初年，「北平孫氏」一印證明它被名學者孫承澤收藏了，不久又到了著名的清代詞家納蘭成德的收藏中，前前後後被納蘭成德蓋了不少印，最後才被乾隆皇帝所擁有。清代末年八國聯軍打到圓明園，這件作品就流出宮外，差點因為收藏家不小心而毀於大火，後來被賣到日本，經過收藏家王世杰的努力，從日本買回來輾轉進入故宮博物院，才是今天的樣子。

追隨收藏家的腳蹤

單就一件作品，透過幾公分見方的印章，便能將作品流傳的千年歷史做個交代，在世界其它藝術中相當少見。更何況收藏章不僅是配角，一方好印可以讓原作品增色不少，甚至單獨欣賞，譬如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印章以白底細朱文刻成，講究對稱，線條細瘦有彈性，配合稍微沉一點的印色，就非常具有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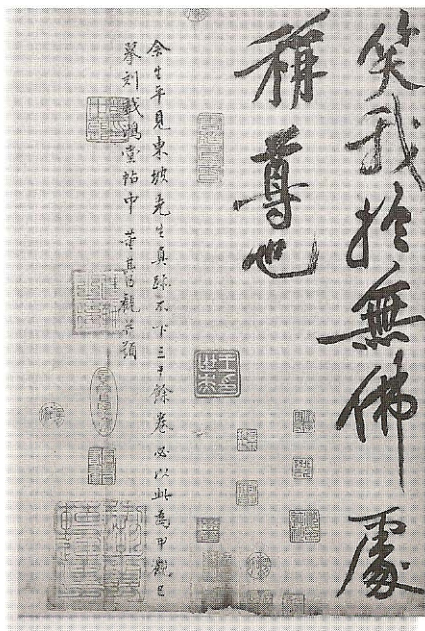
拉拉雜雜寫了這麼多，是為了說明每一方印都是一位收藏家，如果沒有豐富的印章這些故事很難流傳下來，流傳歷程越是



●「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等都是乾隆的印。



●作品前隔水上的三枚大印是乾隆所有。左上方「天曆之寶」是元文宗的收藏印，其右下方長形章為最後一位收藏家王世杰（雪廷）所有，下方只剩半面印文的是明代司印半印，司印上方則是納蘭成德的印「成德容若」。



●黃庭堅的題跋後蓋有：「王世杰印」、「北平孫氏」、「韓世龍印」以及左下方南宋的「荊湖南路轉運使」章



豐富的作品，它的歷史意義就愈重要，價值自然也就提昇，倘若以兩件品質相當的作品，一件有收藏印而一件沒有，那麼有收藏印的價值往往比沒有的高出不少。因為悠長而明確的傳遞史讓作品有歷史深度，突破紙面的限制，在風格的美好之外成為過往記憶的窗口，當我們欣賞作品時，所有曾經擁有這件作品的收藏家也一同圍觀、品味相通，事實上，我們透過作品不只與創作者，同時也與收藏家們對話。

目前在故宮的收藏品中，最常看到的收藏印是來自於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的印章。只可惜他的印多半大而無趣，也不像以往的收藏家在不影響作品的前提下，把收藏印蓋在畫的周圍，他喜歡隨性所至，許多大印便大刺刺的蓋在畫面正上方，不管這樣做是否會影響畫作的完整，而喜愛的作品更是經常以印把畫面上的空白處全部塞滿，一件白描的作品有時候就變成紅色的。

或許乾隆的確破壞不少作品的美感，不過這也是畫作記憶中的一部份，有時候看看這位皇帝的印章，配著他不甚高明的題句自有一番趣味。如果在故宮看畫覺得累、無聊時，把畫上的印章一個個挑出來猜一猜，說不定可以發現畫面之外的歷史之旅呢。



●趙孟頫繪製的蘇東坡像，右上方是他的印章